

■关注

百年度人 清洁内心

□贺绍俊

杨志鹏很会讲故事,他的新作《百年密意》照样充分发挥了他的这一特长。

小说以龙吟山王家和吴家一百余年来的代际变迁为线索,讲述了两家人相互纠缠的恩恩怨怨。看这阵势,像是一部家族小说,但杨志鹏的心思并没有放在家族小说上,虽然故事纵横一百余年,而家族小说是最适合用来表达作家对于历史命运思考的小说样式,但小说的主题并不在对历史命运的思考上,杨志鹏将主要的笔墨放在书写主人公王洞明的现实生活中。王洞明靠炒房赚了3000万元后,被人拉入炒地的行列里,东山市的妃子山是一块黄金地皮,市政府要在这里开发文化广场公益项目,在商人眼里,这无疑是一个油水极大的项目,王洞明与一个园林设计院的老板吴言骊合作,成立了东山天地缘置业有限公司,为竞争妃子山文化广场的项目开始了一步步的运作。随着故事的展开,东山区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周力钟、国企利马集团的老板胡江北、北京新人类文化传播公司的方一达和石方进、江城康世置业公司的董事长董世康等各方人士纷纷亮相,而读者跟随着他们,窥见到官场、情场、商场的微妙关系和行为方式,给我的感觉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这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明清世情小说的经典概括,也很适合用来表达我读《百年密意》时最突出的印象。小说中的故事的确生动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方面的世态人情。从这个角度说,《百年密意》的世情小说特征要大于家族小说的特征。

世情小说顾名思义,是描写世态人情的,作者直接以现实人生为素材,反映了当下社会真相,因为写的是人们身边的事,聚焦于人们普遍关注的现象,因此也特别受到读者欢迎。大凡一个相对比较安稳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欲望能够得以充分实现,就会带来世情小说的兴起。杨志鹏是一位有着强烈现实情怀的作家,对现实生活充满了兴趣,他的故事多半取材于现实生活,所写小说具有较鲜明的世情小说特征。《百年密意》尽管是一部贯穿了一百余年历史的小说,但写得最生动的仍是关于现实生活的部分。小说中所写的东山市开发文化广场建设,应该是现实生活中非常流行的城市建设项目,杨志鹏通过这一故事的描写,淋漓尽致地揭

露了房地产内幕,各色人物的心态和嘴脸也刻画得栩栩如生。

但这部小说最富创意的并不在于世情描写多么精彩,而在于作者对于世态人情的思想定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当代小说最新鲜的写作资源。杨志鹏很早就关注现实的变化,以小说的方式真实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并在记录的同时认真思索。《百年密意》集中表达了他长期思考的结果。在他看来,当代人之所以在社会剧变中迷失人生方向,就因为人们沉湎于欲望,耽于感官享受,但“佛法告诉我们,用感官感受到的世界是虚幻的”。在杨志鹏看来,佛教的目的是要“让有缘者认识、接受或抵达人生宇宙的真相,从而获得生命的彻底自由”。众所周知,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久远深厚,不少作家也借助佛教思想来达到拯救社会和自我拯救的目的,但杨志鹏的重点并没有放在对佛教精神内涵的解读上,而是强调一个人要得到参悟是何其艰难。他将这种艰难性转化为一个度人的故事,也就是老和尚为度王洞明而经历了百年岁月的故事。因为一个人的觉悟经历了百年之久,所以就串起了王家和吴家的百年家族史。为了更透彻地表达自己对佛法的理解,杨志鹏又借用了轮回的观念。这样就构成了小说的完整结构:家族叙述服务于世情叙述,再通过轮回现象让历史几代人的命运聚焦于当代。当然,承认还是不承认轮回现象,对于理解这部小说的主旨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轮回的故事设置强调了“世人一代代不断重复着生生死死的游戏”,而游戏中的人们一代一代地不能从痴迷中走出来。王洞明在老和尚的引导下一步步觉悟,惊异地发现,实际上老和尚的引导早在一百年前从他的祖辈身上就开始了,这也意味着,这种觉悟不仅仅指王洞明一个人,也指向一个时代。佛教精神仿佛开了杨志鹏的天眼,于是他赋予世情小说新的思想主题,在他看来,击破世情之恶,应该采取精神觉悟的方法,而佛教就是一种教育方法。或者说,这是一种清洁内心的方法,去除内心的一切淫邪恶念,怀着一颗“空旷、无碍、明亮、无边、灵知、清晰”的赤子之心,也就能够“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

《百年密意》能否也成为那位谦卑、执著、干净的老和尚,引导它的读者们觉悟呢?

杨志鹏是一个关注社会且负有责任感的作家,之前读过他的长篇小说《世事天机》,感觉他对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众生相以及名利场中的种种怪现状描绘得非常准确而深刻,显示了一个深谙世道与人心的作家的大智慧和慈悲胸襟。陈忠实曾评价:“读志鹏的作品,是在与一位高贵而又高尚的朋友进行心灵交流。他的笔触直击当代社会的许多乱象,使我们看破了人生的真相,感到了从容、豁达、包容、快乐,找到了我们长久以来丢失了的精神所依。”

《百年密意》是杨志鹏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性格丰富、命运多舛、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在精神生活及信仰方面的缺失和问题。小说记述了主角王洞明由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农家子弟,由于替人造假负罪坐牢而换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开始对更大财富的追求和积累的个人奋斗史。他的经历说不上惊心动魄,但也足够曲折跌宕。在我看来,王洞明不过是中国社会财富与权力链条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环节,必然受到权力的制约和财富本身的反作用,以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和现有体制的影响。哪怕他拥有了相当多的财富之后,他依然无法获得完全的自由,更无法高人一等。所以,他最终陷入了一场巨大的骗局。小说的结局虽然没有让他身无分文,但是却让他在精神世界中获得了归宿和平静——皈依佛门。

小说以两种时空结构叙事。一种是现实的,就是王洞明、吴言骊、周力钟等人正在发生着的现实;另一种是几近魔幻的,或者说是梦幻中的现实,这个现实交织着佛教中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亦真亦幻,充满了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两种时空在小说叙事中穿插交错,有时候又并行,形成了现实与历史、时空与超时空、前世与现世之间彼此杂糅、碰撞的开放

一部了解中国社会的独特文本

□兴安

式的结构。在现实时空,王洞明与吴言骊是生意上的合伙人,又是离别20年重逢的儿时伙伴,吴言骊是王洞明曾经暗恋的小女孩。而在另一个时空,王、吴两个家族是水火不容、此消彼长的冤家对头。百年间,王、吴两家翻云覆雨、各领风骚,恰应了人算不如天算的道理,在时代洪流翻涌与社会动荡激变的大趋势下,个人,尤其小人物,只能在社会和历史这个大轮回中不断地被裹挟、抛起和跌落,从原点绕回原点。社会和历史很难逃避轮回的命数,人更是如此。小说中王洞明在另一个时空变成了自己的爷爷狗剩,最后由于贪恋家道,死后竟然投胎成了随时被人宰杀的猪。吴言骊在另一个时空变成了自己的奶奶桔子,她与狗剩偷情,又经周折投胎成了自己的孙女。这种前世与现世的超越伦理的身份转换,甚至是人与畜生的转换,构成了轮回与投生的宗教意义的因果逻辑,也表达了作者对生命和生存价值的理解。在作者看来,这种逻辑不仅超越了伦理,甚至超越道德的俗世审美,这便是佛教中所谓的“业力”对每个人的影响和塑造。

经过了人生与事业的严酷洗礼之后,皈依佛门的王洞明终于回到故乡,开始为乡亲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实现着自己的功德与圆满。小说也就此获得一个完美的结局。而吴言骊作为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代表,也颇值得研究。在她身上积聚了当代中国女性很多的性格特征,她既勇敢又柔弱,既独立又常常随波逐流,她有特别实际的一面,却又不失本真的善念和初心。所以,她一方面被动地做着贪官周力钟

的隐秘情人,另一方面因为自己的不洁而逃避王洞明的爱和追求。而在王洞明的生意陷入绝境的关头,她却毫不犹豫地去用自己的身体换取转机。小说的收尾部分,吴言骊在宾馆与即将跳楼自杀的贪官周力钟的对话和缠绵也是小说的一个亮点,它揭示了贪官最后的忏悔和无法挽回的痛苦与绝望,同时也表现了吴言骊作为女性特有的善与慈悲以及母性的宽爱之情。在那一刻两个人恢复或者说刚刚开始了面对面的真实,只剩下赤裸裸的两颗心的交流和暂时的抚慰。周力钟这个人物,让我想起宁肯小说《三个三重奏》中的杜远方,为什么一个在劫难逃的贪官、令人反感的腐败者会引起我们的同情?因为在那一刻,我们已经将他与他所扮演的角色剥离开来,将他作为一个自然人,一个有情感也有恐惧的文学化的典型人物来分析和观察。就是说,他本不该有这样的结局。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一个破坏了社会正义和为官准则的人,他死有余辜。这就是作家塑造文学人物的矛盾与奇妙之处。

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密意》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了解中国社会的独特文本——关于世道,关于人心。在一个充满希望,也布满诱惑,有时让人迷茫与困惑的社会万象中,回归内心,修为自我,也许是一条值得我们思考和探寻之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该不仅仅将视角指向光明和美好,还应该将笔触延伸到揭示光明之下的暗影和那些与我们的理想目标背道而驰的事物上,以引起我们的警醒。

《百年密意》的主题非常简单明了:红尘诱惑与觉悟解脱。

小说里人物众多,但作者把小说的主题直接赋予王洞明这个贯穿全书的主人公。王洞明出生于僻远的龙吟山边,父祖辈身份低微受尽穷苦,成年以后几经滚打,明确自己的理想是挣到足够多的钱,娶一个好老婆,进入上层社会。在介入妃子山文化广场之前,他经过饱含屈辱艰辛的奋斗,已经拥有了3000万元的原始积累,正雄心勃勃计划干一票大买卖,恰在此时,他的同乡小妹妹吴言骊出现了,这个打小就让他心仪的姑娘,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壮志,于是他的商场和情场无缝衔接在一起了。

小说的起始,龙吟寺无空老和尚只是闲笔偶涉的角色,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其实这是小说最大的伏笔——活了100岁的老和尚甚至是小说名字的直接由来。王洞明大学刚毕业,准备用5年牢狱换取一笔钱财之前,到龙吟山看望他家三代供养的老和尚,老和尚想用轮回镇压他的欲望:“凡夫说死了看不见轮回,可活着的轮回,凡夫也视而不见。如果人类没有生老病死,胜利者可以说自己是彻底的胜利者,可惜世界上至今没有发现一个不死的人。众生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没有人因为地位、财富、名誉而例外。”这对于一个有着狂野之心向往灿烂前程的青年,简直如同痴人说梦。

当王洞明历经人生波折,放弃咫尺天涯的苦恋,放弃暗度陈仓、借船出海的发财梦回到故乡,无空又用他的百年心性启悟了王洞明:“顺着欲望走,就是黑暗,逆着欲望走就是光明,光明就是心,心就是般若,般若就是大智慧。”一语惊醒梦中人,至此,王洞明才真正洞明世事:那明争暗斗、一波三折的商场,那活色生香、喜忧随波的情场,都是为他现世修行、见证心性预设的道场。

作者杨志鹏出生于陕西汉中,他历经青藏高原大漠戈壁雪山的洗礼,因而与佛学结缘,作为在家居士,他已皈依佛门18年。小说的教化意图在结尾表露无遗,老和尚对王洞明醍醐灌顶般的开悟,他的谜一般的身世、神仙一般的生活,皆是说明现实世界之虚幻,万事万物都不能摆脱轮回。这些都是基于作者信仰的特别设置,但如果小说仅仅为了传导这样的理念,那就只能成为恶劝扬善或者宣导因果报应的劝喻小说,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际关系都会在理念的牵引下扭曲变形。但《百年密意》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有深度介入和了解,他的信仰不影响他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精确描绘。

关于土地、金钱等热点社会话题,小说中或通过叙述,或借人物之口,都有精妙的论述。小说中提到,这两年做房地产,来钱来得快。究其原因,策划公司老总石方进这样阐述:“土地是人类的母亲。我们中国人更是把土地当作命根子。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政权更迭或重大变革,都是以土地的重新分配为利益平衡点的。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所有的食物来自于土地,所以应该叫‘民以地为天’。”策划大师方一达这样开导东山市的土豪胡江北:“钱没有和名挂起钩来,钱只是钱,一分钱只是一分钱。可有了名,特别是有了大名,同样是一分钱,它的价值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作者杨志鹏也曾下海经商20年,对房地产商的资本运作了如指掌。《百年密意》是在他最熟悉的题材上传达他领悟最深透的人生理念。作者知识广博,阅历丰富,小说中涉及的诸多行当,比如文物收藏、瓷器、书画艺术、营销策划,乃至官场规则,娓娓道来都是内心心得。

对男女情事,作者也洞若观火。小说中写周力钟和吴言骊的交往,从两人初次见面周的内心活动,到第二天早晨在周的办公室吴的感受,到第三天晚上吴言骊去宾馆见周力钟的心理和举动细节,小说一步一步往前推,一层一层揭示人物性格和心理幽微。

官场、商场和情场,都敌不过无空老和尚的道场。最后周力钟纵身一跃决意赴死,王洞明赖以起家的老板董世康也因为一个房地产大项目,被人雇凶杀害。王洞明回到家乡龙吟山,办公司妻妾,终于收束起心性踏实地生活。

每一个凡俗的身体里都住着两个灵魂,像王洞明一样,一方面经受着红尘欲念的诱惑,另一方面心里还有一座破庙和一个老和尚在指明心路。我们并不相信尘世万物都是虚幻,也不寄望于渺不可见的前世来世,但当我们置身于滚滚红尘心怀执念的时候,《百年密意》这样的小说,就是醒神补脑的一剂良药。

五台山的白杨

画家是为万里江山而生的,因为画家知道,人世间最美丽的是什么。

可江山如此之大,河海山川何其多,大美在哪里?美在外表,但更在内质。一眼之间的美,或可容易发现,但凡是大美,内在的深邃的东西,如电波,如密码,无形地隐藏在事物的深处,只有心音相近相吸,才能够深谙其神韵,这样的美,往往是第二眼、第三眼的美,若是寻找到了,便会念念不忘。

在我的心中,五台山,便是这样的地方。

多年来,我一次次地登临,一次次地拜望,看山寺桃花始盛开,看香火袅袅,的确是一种精神的愉悦享受。但最吸引我的是山上的白塔,静穆的气氛,尤其是清晨太阳从山头刚出来的时候,阳光四射,多姿多彩。山顶白雪皑皑,山头白云悠悠,山上白杨簇簇。

近几年我更是频繁上山——我对五台山的白杨情有所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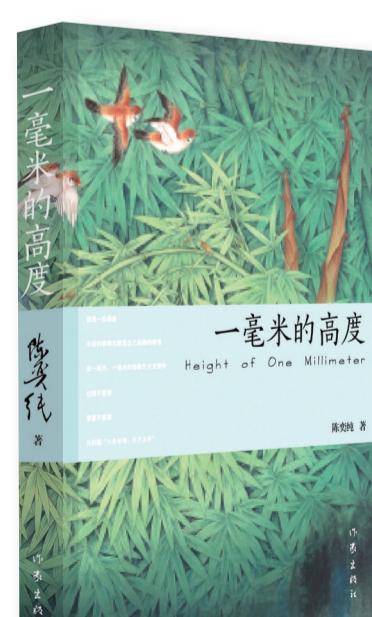
殊像寺山门外的一大片开阔地上,有16棵高高的白杨,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记不清多少次去拍照、去描绘,只盼年年拍照、年年画,常画常新。

这16棵白杨树的根部紧紧地生长在一起,到半空后逐渐散开,越向上越疏放,远远望去,就像高高的香炉,更像盛开的莲花。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圣洁美丽。

东山头上白云袅袅,行云流水,这16棵白杨绵绵散发出的芳香在空中弥漫。

大自然的美,人类无法干预。当初,大概是北方的速生杨成材快用途广,容易早见成效,所以政府提倡,老百姓乐而为之,广为种植。可白杨树不管那么多,它只管扎根于一方土,尽情地展示生命的蓬勃与妖娆。于是,在豫中平原,在黄河古道,你会看到广袤的成片成林的白杨树,旗帜一样飘扬在大地上,成为一道道景观和屏障。

但是最美的白杨树,不在豫中平原,也不在黄土高原,不在西部边陲,不在江南,也不在东



书摘

一毫米的高度

□陈奕纯

佛你来了就是好运吉兆,你离开时就是走向锦绣前程。

如果你不亲临其境,何以能见到如此的繁华与铺张;如果你不亲临其地,静观其盛,怎知世道人心佛性,一体相融,一脉相承。

沧桑正道,我却发现美的眼仰视晴空。心中万里无云,我把美的视角投向深层,打捞起自身的灵性,我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发现。过往,我们物质和精神的铺张,是把有限的资源浪费殆尽,大自然的铺张是施与众生。如果我的眼睛承接了大自然的铺张,我心中的欲望就会淡化就会消融,我看世界的眼光视角就会不一样。

我仰望着白杨树,看它铺展在空中的华美,我的心如清风中的睡莲,一瓣一瓣绽放,芬芳的心香在弥漫,随之一股豪迈的气息,在胸间激荡升腾!

忽然之间,我生一种激情,多么想铺展开一块硕大的画布,把眼前的大美,淋漓地挥洒出来!

是这样的激情,点燃了我寻找的欲念。是的,大自然,天地人心,有多少的大美,它就在那里,心,打开了,才能够得见。此刻,在五台山这样的高天静地,素净抚平灵魂,我的身心是张开的,我在这里,一切人目的都有了别样的大美……

我一个人,顺着一条峡谷,往远处行走。一条清静的河,轻轻地吟唱,河里硕大的石头,白色的、灰色的、青色的,卧在那里,它们如吟者,端坐在那里倾听天籁之音;它们如钓者,静候在那里,托腮凝思,被水洗刷得那么的细腻圆润,纹理丝丝可见,那是一层层的年轮。我的手抚摸着那石头,玉一般的清凉。哦,我是在这里抚摸着时光的沧桑。

我为五台山的白杨树深深地陶醉。一座白塔,亿万片金色的叶子,把五台山装点得神圣无比,仿佛

我走出了草木葱茏、河水轻盈的山谷,我奔向高高的大台。山巅之上,草木稀疏,这里全然没有了山下的景象。山下游人如织,这里是清冷的,一条白亮的路,如手势,如隐语,如画,如诗,指向山巅之上的大台。像我一样,一个人、两个人,或三四个人,走在路上,没有喧哗,没有了言语,人们都在悄无声息地走,默默地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人在无声的时候,是在走向回归,是从喧嚣的热闹中,反观自身……

一个人,一袭明黄的长袍,他,三步一卧,犹如婴孩扑向母亲的胸膛,他的肢体,妥帖地匍匐在大地,目无外物,那肃穆,那谦卑,只向天地……行走的人,被他摄住,痴痴地望着,手中端着相机,竟忘了把镜头对向他,似乎他的身上有一股威严,有一股子不可窥测的神圣……人们只是静默地看他,大声喘息似乎都怕惊扰了什么,举手投足都怕亵渎了什么。

这蜿蜒在高山之巅的路,它通向大朝台,这行走在路上的人,是走在朝拜的路上。其实世上无论多么高远的殿,无论多么威武的神,都是一种象征,都是为了制造一种氛围——人需要一种氛围,摒却尘嚣,让自己的心沉淀,寻找自己。其实神灵在心。人的朝拜,无不拜望自己的内心,无不看自己,人是多么需要看看自己!

人在寻找、在探询自己的时刻,就是向静、向善、向美朝拜的时刻。这样的时刻,身外的物事是美的,自身是美的。这个时候,你才更清楚,你仰望什么你崇拜什么。

五台山,就是这样的地方,这里的宁静,这里的氛围,让人慢下来,静下来。让人的心打开,打开,才能够接纳一切;打开,才能够让人张眼看天地大美,才能够看透世道人心的良善。

慢下来,才让我们看看世界;静下来,才能够看看内心,只有在这个时候,被层层浮尘蒙蔽的心灵,化作破茧而出的彩蝶,在天地间翩然飞舞。我在这里,是这里的宁静让我观望内心,心魂打开的时刻,我看到了一切的美。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深深

地感受到,我画自己,其实是在画我自己。我看到了自己,我才能够看到一切的美,比如五台山的白塔、白杨、大台、河谷……

因而,我才看到那16棵白杨,我才能够看到那一坡一湾的白杨;

白杨,它的根深深抓向大地,它才有飞扬于云霄间磅礴的大美;

在这里,望着白杨,我就想到民间的俗语:树有多高,根就有多深。

我也由此想到,尼采说:“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由此,我不能不想到画布上的美,那是要靠人心的宁静、宏阔,人有超拔的、轻灵的神思,美才能够铺展,气韵在那儿,才能够赋予色彩魂魄。

是的,人,只有心向下,有那匍匐大地的谦卑,才能够倾听天地人心的丰厚与沧桑;一个艺术家,只有心向下,才能够有飞扬的艺术。

而在红尘的攀援中,为着名与利、欲与望,身与心一起浮躁地升腾,只有在这里,才有这样的感叹:我们忙忙碌碌的日子,挤压的是我们的神经,最对不起的是我们的生命。

我每来一回五台山,心就有一次醒悟和提升,艺术就有一次升华。

所以,我一次次地登临五台山,一次次地仰望这里的白杨。